



熙凤弄权



熙凤弄权



原著

曹雪芹

改编

徐淦

绘画

李宁远

丁纯一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红楼梦》连环画目录

- (1) 乱判葫芦案 (5) 宝玉受笞 (9) 红楼二尤 (13) 黛玉焚稿
(2) 宝黛初会 (6) 二进荣国府 (10) 抄检大观园 (14) 查抄贾府
(3) 熙凤弄权 (7) 鸳鸯抗婚 (11) 潇湘惊梦 (15) 巧姐避祸
(4) 黛玉葬花 (8) 宝玉瞒赃 (12) 金桂之死 (16) 宝玉出走

熙凤弄权 《红楼梦之三》

原 著	曹 雪 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改 编	徐 淦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绘 画	李宁远 丁纯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封面画	戴 敦 邦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 1 20/32
装帧设计	任伯宏 杨秋宝	1981年 9月第1版 1981年 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根相 任伯宏	印数0,000,001—2,500,000

统一书号: 8081·12600 定价: 0.18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编绘。全书共分十六册，这是第三分册。

王熙凤是荣国府贾赦的儿媳妇。她聪明美丽，精明能干，但又阴险狠毒，贪婪成性。因她善于逢迎，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宠爱。

宁国府贾珍的儿媳妇秦氏死了，贾珍委托王熙凤办理丧事，她虽未经办过这样的事，但自恃才干，好强逞能，一口应允。她独断专行，对办事的人要打要罚，全不把旁人放在眼里。一直发展到贪赃受贿。她瞒着家人，以荣国府的名义，指令地方官将一对相爱的未婚青年活活拆散，使两个青年双双以身殉情。而王熙凤在尝到甜头后，胆子越来越大，做了许多包揽词讼、高利盘剥的坏事。

这一天是宁国府贾敬的生日。贾敬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如今在城外玄真观修炼，过生日也不肯回家，只让儿子贾珍在家里摆筵席款待来拜寿的亲友族人。





一早，贾珍先将上等可口的东西，稀奇的果品，装了十只大捧盒，派儿子贾蓉带领家人送与贾敬去。

这里渐渐的就有人来。先是贾蔷来看了各处的座位，问有什么玩意儿没有。总管赖升答道：『现有一班小戏儿和一档子打十番的，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





一会，王熙凤陪了邢夫人和王夫人，带着宝玉过来拜寿了。贾珍问老太太为何不来，凤姐回说因昨晚多吃了桃儿，夜里起来两次，今日略觉身子倦些，不能来了。

正说着，赖升在外头回禀贾赦、贾政来了，贾珍连忙出去，请他们到会芳园去坐席。尤氏问邢、王二夫人在这里吃饭还是到园子里去？王夫人道：『这里很好。』





吃完了饭，王夫人问起贾蓉媳妇秦氏的病来，正好贾蓉送东西回来。凤姐就问：『蓉哥儿，你媳妇到底是怎么着？』贾蓉皱皱眉说：『不好！婶子回头瞧瞧她去就知道了。』

尤氏請众人到园子里去看戏。凤姐说要去瞧瞧秦氏。王夫人道：『很对。都过去怕她嫌闹，说我们问她好吧。』宝玉要去，王夫人也答应了。



凤姐、宝玉和贾蓉走到里间房内，秦氏见了要起来。凤姐忙叫她别起来，说：『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样了！』



秦氏命丫頭倒了茶來，強笑道：『都是我
沒福。这样的人家，長輩同輩，妹子你更不
用說，沒有不疼我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我
看未必熬得過年去……』





宝玉听得秦氏说了这些话，眼泪不觉流下来了。凤姐心里也难受，嘴里说：『宝玉，你太婆婆妈妈的了。病人不过是这样说说，年纪不大，哪里真到这一步？』

凤姐打发宝玉跟贾蓉先去看戏，她又劝解了一番。秦氏说：『婶子，闲时还求过来瞧瞧我，咱们娘儿俩多说几回话。』凤姐听了，眼圈也红了，答应闲时一定常来。





凤姐让婆子媳妇们先走，自己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只见黄花满地，红叶翩翩，小桥清流，曲径疏林，楼台亭榭，景色如画。

凤姐移步前来，转过一重山坡，已到天香楼后门，见宝玉和一群丫头在玩，便道：『宝贝，别太淘气了。』一个丫头说：『太太们都在楼上看戏呢，请奶奶快去。』





一时，戏唱完了，凤姐和众人才出园子来告辞。尤氏率同众姬妾和家人媳妇们送出来。贾珍也率领众子侄在车旁侍立。于是都上车去了。

自此，凤姐常到宁府去探望秦氏。这一日，凤姐和秦氏谈了好一会，起身告辞。贾蓉送出来，只听见宁国府老仆焦大喝醉了酒，在那里骂人。





贾蓉忍不住骂了几句，叫人捆起来。那焦大因曾跟随宁公出过几回兵，从死里救出宁公，依仗功劳，哪把贾蓉放在眼里，越发的大声叫骂起来。

焦大罵得兴起，索性连主子们的丑事都骂出来了：『你们这些畜牲，每日偷鸡摸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众小厮吓得魂飞魄丧，忙把他拖走。





凤姐和贾蓉听见，不觉脸上都红了，只好装作没有听见，急急的走过去。贾蓉一直送到荣府，方辞了凤姐，自回宁府。

凤姐回到屋里，问平儿有什么事没有？平儿道：『没有什么事，就是那三百两银子的利银，旺儿嫂子送来，我收了。』凤姐说声：『知道了。』便进房里歇息。





忽然，袭人来问平儿：‘这个月各房的月规钱为什么没发放？’平儿悄悄道：『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就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

襲人笑道：『你们奶奶手里现有几万银子，忒没个知足，倒拿我们奴才的钱放了赚利钱，害的大家呆等着。』平儿道：『你如急要钱用，我这里有几两银子，你先拿去使。』





凤姐问袭人来有何事？平儿用话支吾过去了。正说着，只听二门传来云板声，随即有人来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吃了一惊，连忙带了丫头、婆子，赶到宁国府来。

到了宁国府前，只見府門大开，乱哄哄人來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凤姐忙來見尤氏，谁知尤氏又犯了胃气痛旧病，卧倒在床。一会，宝玉也來了。





外面贾家四代都来了。贾珍哭得泪人似的，和代儒、贾赦等说：『谁不知我儿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要绝灭无人了！』说着又哭。

贾政等劝道：『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贾珍道：『如何料理？尽我所有罢了。可就是连一副看得中的棺材板也没有！』





可巧薛蟠来吊，说：『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作棺材万年不坏，还是先父从铁网山带回来的，至今没有人买得起它。你若要，就抬来看看。』贾珍即命赖升派人去抬。

抬来看时，只见帮底都有八寸厚，纹路象槟榔，香气象檀木，用手一扣，声如玉石。贾珍问价值几何？薛蟠笑道：『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银子作工钱就是了。』贾珍连忙道谢。





贾珍还有一件事心里很不自在，只因贾蓉是个监生，灵幡上写出去不好看。可巧来了太监戴权，贾珍连忙接待，让坐敬茶，趁便说要给贾蓉捐个前程的话。

戴权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凑巧三百名龙禁尉缺了两员，昨天襄阳侯兄弟送了一千五百两来求我，我只好应了。还剩一缺，既是令郎要捐，快写个履历来。』





贾珍忙命人写了一张履历来。戴权看了，递与贴身小厮道：『回去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把这履历填上。明日我来兑银子送过去。』

戴权告辞。临上轿，贾珍问：『银子还是我到部里去兑，还是送入内相府？』戴权道：『若到户部去兑，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两，送到我家就完了。』贾珍感谢不尽。





次日，贾珍叫贾蓉去领了那张五品龙禁尉的执照回来。于是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灵牌疏上皆写『诰授贾门秦氏宜人』之灵位』。

贾珍虽然心满意足，但因尤氏不能料理事务，心中忧虑。宝玉见了，便问：『大哥哥还愁什么？』贾珍便将里面无人的话告诉了他。宝玉笑道：『我荐一个人，保管妥当！』





贾珍忙问是谁？宝玉向他耳边说了两句。贾珍听了，连声说：『这果然妥当，如今就去。』说着，拉了宝玉，便往上房里来。

贾珍见了邢、王二夫人，向二人请了安，陪笑道：『侄儿有一件事恳求二位婶娘和大妹妹。』





邢夫人问是什​​么事？贾珍流泪道：『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又病倒，我看里头实在不成体统，想屈尊大妹妹一二个月，在这里照管。』邢夫人叫他和王夫人商量。

王夫人担心凤姐没有经过丧事，怕她料理不当，被人见笑，眼瞅着凤姐不语。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便道：『珍大哥说得如此恳切，太太就依了吧！』





王夫人悄问道：『你能行吗？』凤姐说：『有什么不能的。外面大事有大哥哥哥料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我有不知的，问太太就是了。』贾珍见凤姐允了，又陪笑，又作揖。

贾珍叫人取了宁府的对号牌来，一面说：『妹妹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求不要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不要怕人抱怨。』说着，将牌递与凤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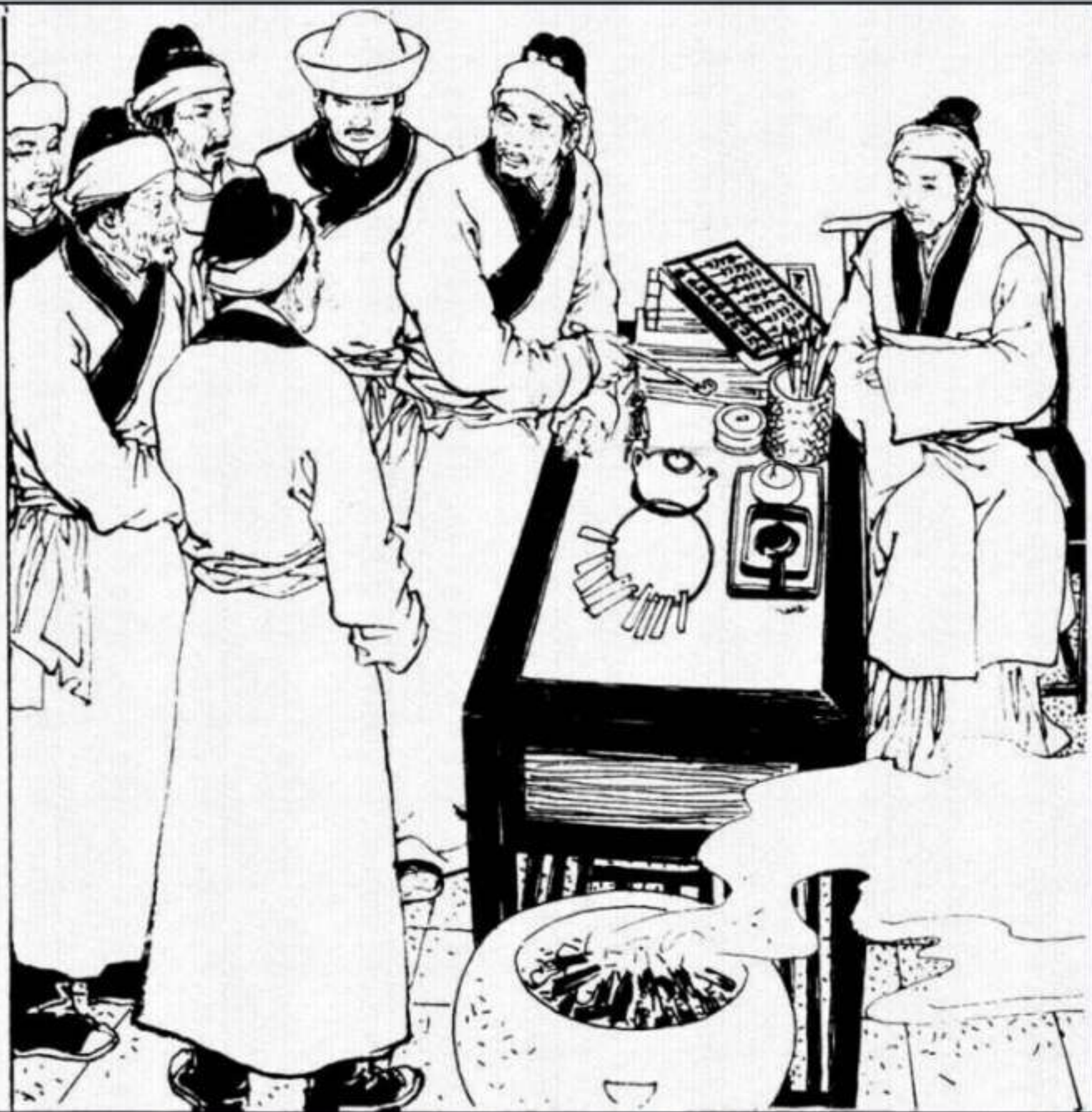




贾珍又问凤姐还是住在这里，还是天天过来。凤姐因西府也离不得她，决定天天过来。便对王夫人说：『太太请先回，今儿我要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得去哩。』

凤姐来到抱厦中坐了，心想：一是人多手杂丢东西；二是事无专人，临时推诿；三是浪费滥支冒领；四是干活苦乐不均；五是放纵惯了，办事不上进。这五件是宁府中的陋习。





宁府总管赖升听说里面委请了凤姐，便传齐同事人等说道：『如今请了西府里琏二奶奶管理内事，那是个有名的烈货，你我要小心侍候，别把老脸扔了！』众人都道：『说得是。』

一时，凤姐命人来传赖升媳妇进去，要家口花名册查看。凤姐点了点花名册上人数，问了几句话，限她明日一早传齐家人媳妇进府听候差遣，这才坐车回西府。





次日一早，宁府一百二三十口老婆媳妇早已到齐。只见凤姐已经过来，正和赖升媳妇说话。众人不敢擅入，站在窗外屏息听着。

只听得凤姐说道：『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不管是谁，一律处治！』





凤姐命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叫进来看过，把他们分成几个班，各司专职，由赖升媳妇每日查看。规定每日卯正二刻点卯，凡有领牌回事，只在午初二刻。

分派完毕，又发给各类物品，搬取各种家具。一面交发，一面登记。某人管某处，某人领何物，开的十分清楚。凤姐见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





这日已是五七正日，凤姐料知今天来客不少，寅时起来梳洗，收拾完，更衣盥手，喝了儿口奶子，漱口毕，正是卯正二刻了。

凤姐来到抱厦坐下，按名查点。各班佣人，都已到齐，只有一个迎送亲友的未到。凤姐冷笑道：『怎么啦，他比你们有体面，所以不听我的话！』命人立刻找来。





这人来了，惶恐跪下说：『奴才天天来得早，只有今天来迟一步，求奶奶饶过初次！』凤姐道：『本来想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就难管别人。』把脸一沉，『带出去打二十板子！』

众人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数打了。凤姐又掷下宁府对牌：『告诉赖升，革他一个月钱粮！』这才吩咐众人散去。于是宁府中人更知道凤姐厉害，自此兢兢业业，不敢偷安。





凤姐料理两府家事，忙的茶饭无心，坐卧不宁。她虽然如此忙，因素性好胜，惟恐落人褒贬，故费尽精神，筹划的十分整齐，合族中上下无不称叹。

出殡前夕，尤氏仍卧病在内，一切张罗接待，都由凤姐一人周旋。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也有言语钝拙的，也有惧贵怯官的，越显得凤姐洒爽风流。她指手划脚，哪把众妯娌放在眼里。





天明吉时，六十四名青衣请灵。铭旌在前，一应执事陈设，都是现赶新做出来的，一色光彩夺目。公子王孙都来送殡，车辆轿马，摆了足有三四里远，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

走不多时，路上彩棚高搭，是四王的路祭：第一棚是东平郡王的，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第三棚是西宁郡王的，第四棚是北静郡王的。那北静王还坐着大轿，亲来送殡。





早有宁府开路传事人报与贾珍。贾珍急命前面执事扎住，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上来，以国礼相见。北静王轿内欠身，含笑答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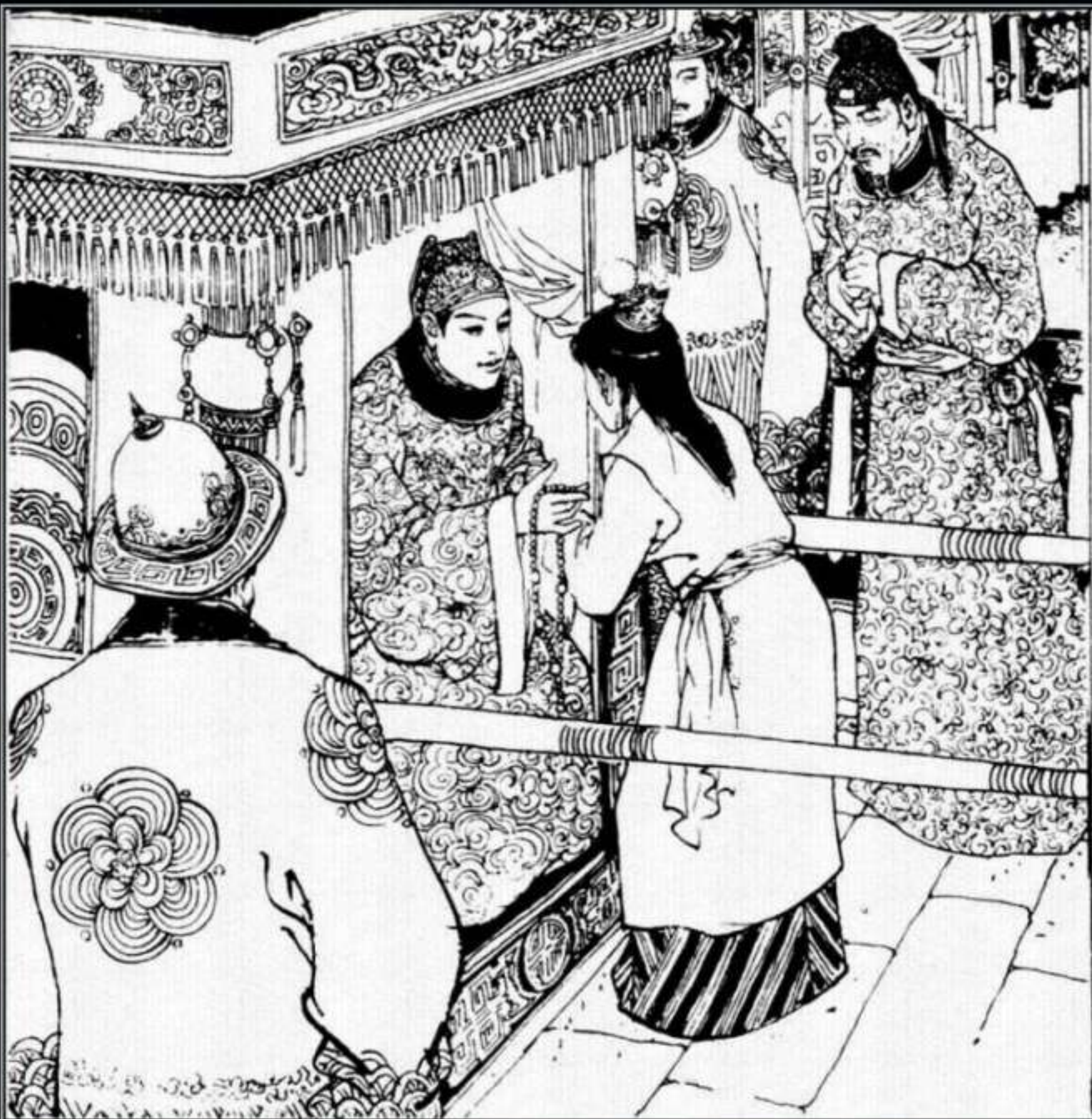
北靜王問賈政：『哪一位是宝玉，何不請
來一見？』賈政忙退下來叫宝玉。那宝玉素
聞北靜王才貌俱全，且不为官俗国礼所缚，久
欲相会，只是父亲拘束，不能如愿，今见叫
他，自是喜欢。





宝玉到了轿前，忙抢上来参见。北静王从轿内伸手挽住，笑道：『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又携手问宝玉几岁，现读何书。宝玉一一答应。

北静王见宝玉语言清朗，谈吐有致，向贾政极力称赞了一番，又将腕上一串念珠卸下来，递与宝玉道：『此系圣上所赐藿苓香念珠一串，权为敬贺之礼。』宝玉连忙接了，躬身道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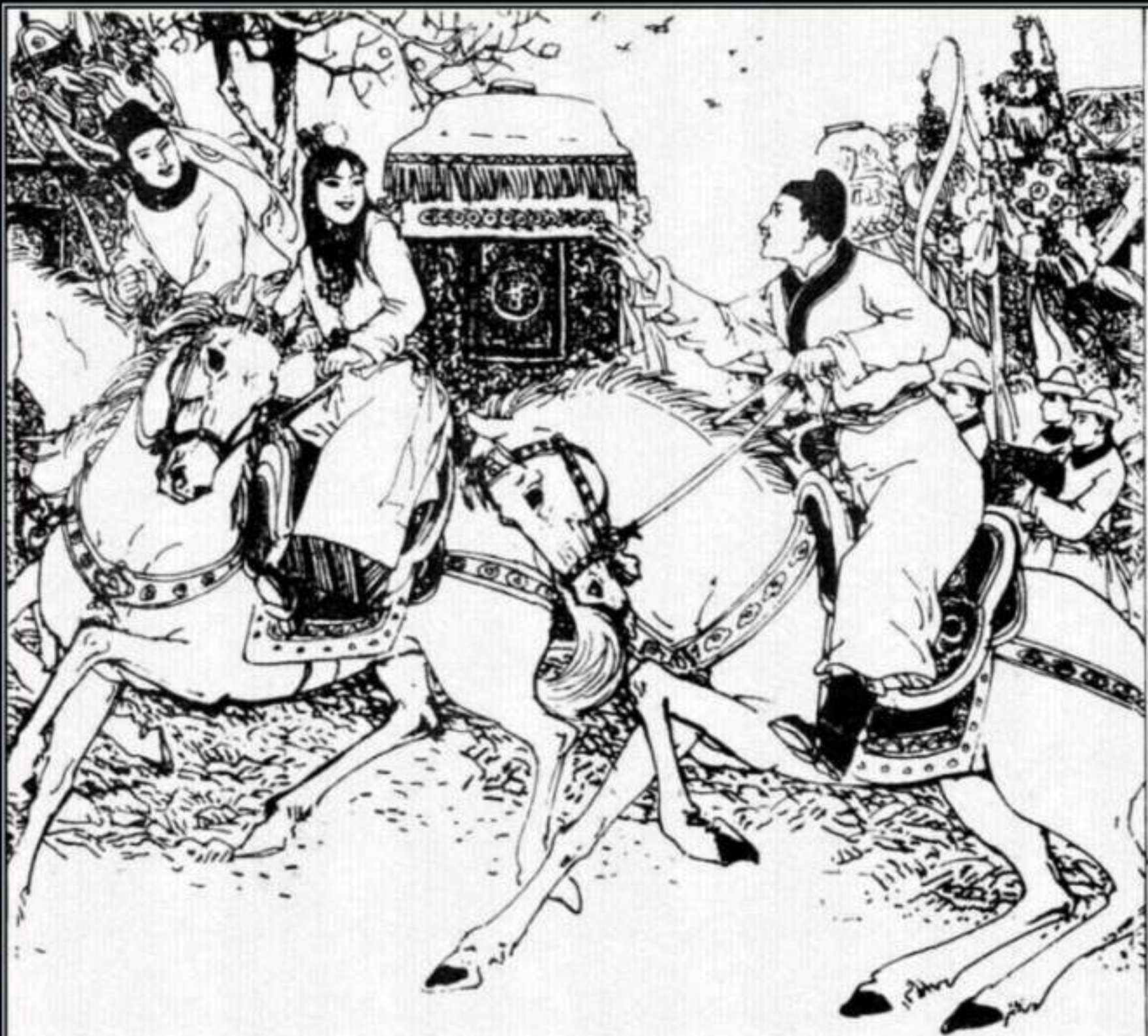


祭奠



于是贾赦、贾珍等一齐上来叩请回舆，北静王执意不从。贾赦等只得谢恩回来，命手下人掩乐停音，将殡过完，方让北静王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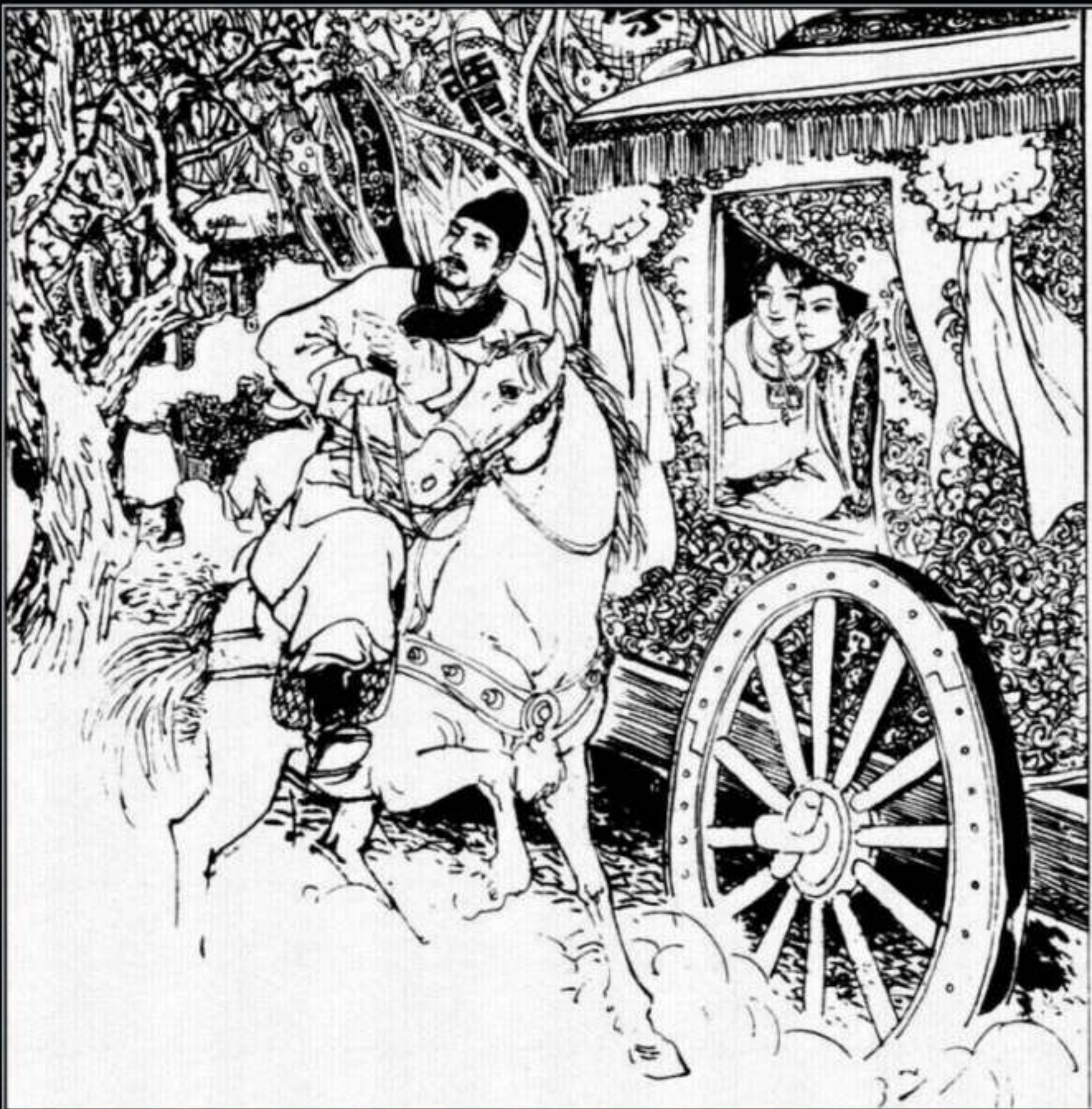
大殓出了城，直奔铁槛寺而来，贾珍、贾蓉这才来到长辈跟前请上马坐轿。宝玉也上了马。凤姐因怕宝玉有闪失，便派来旺骑马来唤他。





宝玉策马来到了凤姐车前，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同坐车好不好？』宝玉听说，便下了马，爬上凤姐车内。

走了一会，一匹马直奔凤姐车旁，下马扶车回道：『这里有下处，奶奶请歇歇更衣。』凤姐便命歇歇再走。





小厮带着轿马岔出人群，往北而来。宝玉忙命人去请秦氏的弟弟秦钟。不一刻，秦钟便骑马赶来，同宝玉、凤姐同入一庄门内。

這人家，房小屋淺，里面的婦女无处迴避。她們見了凤姐、宝玉、秦钟的衣飾人品，几乎疑心是天仙下凡。凤姐叫宝玉、秦钟出去玩玩，宝玉会意，拉了秦钟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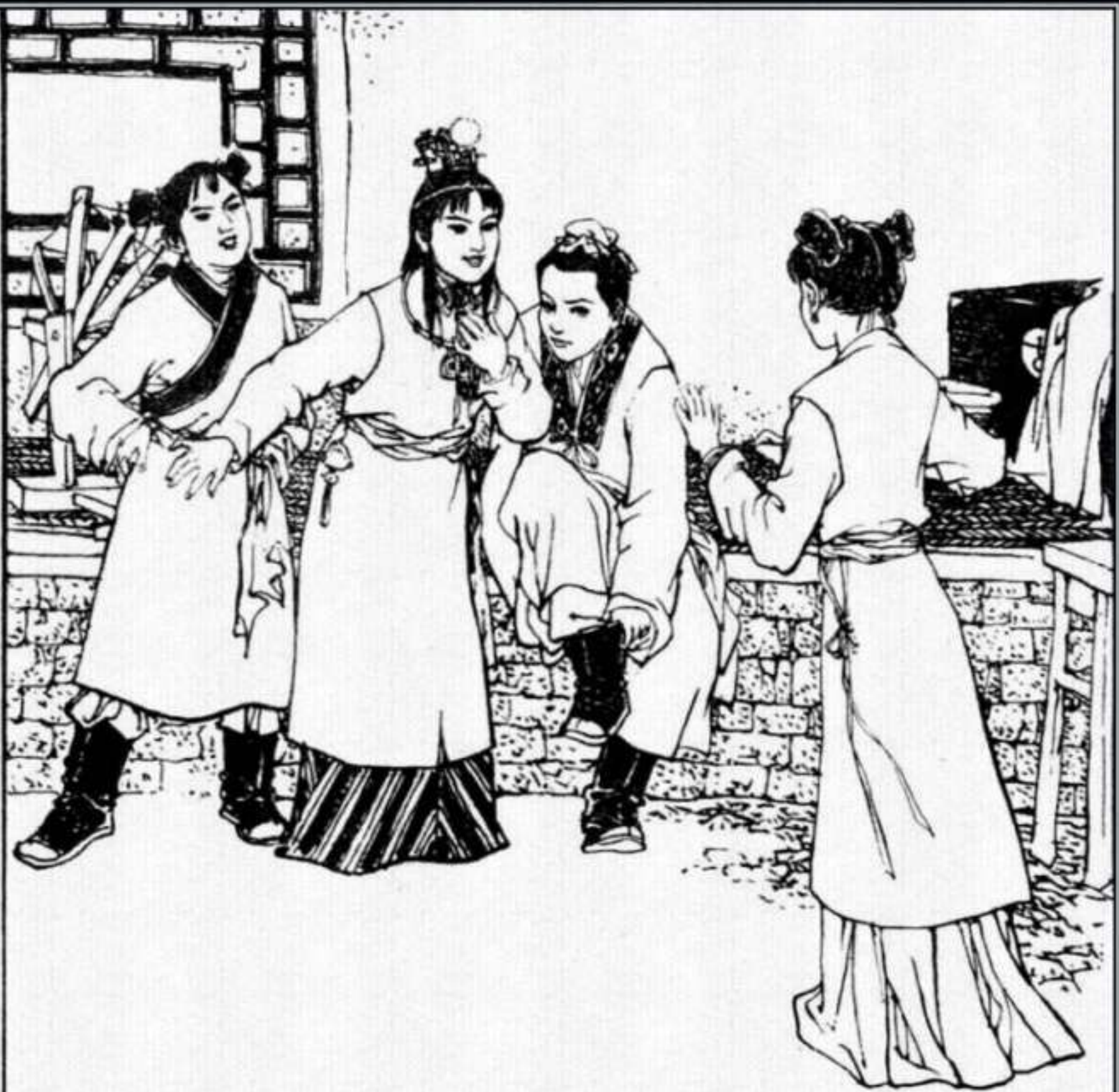




茗烟领宝玉、秦钟到各处游玩。农家用
的东西，宝玉从不曾见过，不知何名何用。小
厮中有知道，一一告诉名称并其用处。宝玉
点头道：『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哩！』

宝玉一面说，一面又到一间屋里，见炕上有个纺车，越发以为稀奇。茗烟说：『这是纺线织布的。』宝玉便上炕来摇转。





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村姑走來說道：『别弄坏了！』茗烟上來吆喝她，宝玉住了手，斥退茗烟，对村姑说：『我因没有见过，所以试一试玩儿。』

村姑道：『你不会转，我转给你看。』说着，便上炕摇转纺车，纺起线来，果然好看。





忽听屋外老婆子叫：『二丫头，快过来！』
那村姑丢下纺车，一径去了。正好凤姐打发
人来叫他两个进去，二人便随来人去了。

凤姐等吃了茶，命旺儿赏了那庄户人家，
便起身上车。





一时电掣风驰，说笑间，已赶上大殓。前面又钟鼓铙钹，幢幡伞盖，铁槛寺和尚摆列路旁接灵来了。

少时到了寺里，另做法事，重摆香坛。灵柩安放在内殿偏室，由甘愿认做秦氏义女的小丫头宝珠，在旁边安顿住处伴灵。外面贾珍向送殯亲友一一道谢，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告辞散去。





有几位近亲本族要等做过三日道场才走。王夫人知凤姐不能脱身，就要带宝玉进城。宝玉乍到郊外，哪里肯回去，王夫人只好把他交给凤姐。

这铁槛寺原是当年宁、荣二公修造的，以备京中死了人口，在此停灵。其中阴阳两宅都是预备为送灵的人寄居。凤姐嫌不方便，遣人到馒头庵和姑子静虚说了，叫她腾出几间房来预备做下处。





当下和尚做毕功课，莫过晚茶，贾珍命
贾蓉请凤姐休息。凤姐便辞了众人，带着宝
玉和秦钟往馒头庵来。

老尼靜虛帶着兩個徒兒迎接出來。大家
見過，靜虛獻茶畢，又命徒兒擺上果碟子，請
吃果茶。





宝玉和秦钟只是略坐一坐，便往大殿等各处玩耍去了。凤姐也便至净室歇息，静虚相伴。

众婆子媳妇陆续散了，自去歇息。静虚便趁机说道：『我有一事，要到府上去求太太，先请奶奶示下，哪天去得？』凤姐问什么事？静虚念了一声佛，说出一件事情来。





先前，静虚在长安县善才庵出家那时候，
有个大施主姓张，是本县大财主，只有一个
女儿，小名金哥。张员外常带了女儿到她庵
中进香。

有一次，张员外和金哥来善才庵烧香还愿，不想碰上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少爷前来游庵，一见金哥，就象发现宝贝似的，嬉皮笑脸的跟着金哥打转。





第二日，李家便打发人到张家求亲。可是张家几年前已经受了前任赵守备的公子的聘礼。那守备还是张家当初的靠山，两家一向过从甚密。张员外只好依实说他女儿已有人家。

不料李少爺一定要娶，又派人來勸張員外退了守備公子的親事。那張員外貪慕李家的富貴，嫌趙公子是個卸任守備的儿子，无权无勢，也不管金哥是否愿意，就派人去趙守備家要退親。





这位卸职守备，还是武人的烈性子，见张家无缘无故要退亲，又气又恼，赶到张家吵闹，说：『一个女孩儿，你要许几家人家？』偏不答应退亲。

张员外恼羞成怒，竟与守备家打起官司来。可因为无理退婚，官司打不赢。他就仗着花得起银子，赌气到京里走门路来了。





静虚瞧了一瞧凤姐的脸色，说：『长安节度使云光老爷，和府上相好，求太太和老爷说说，出一封信，求云光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张家哪怕倾家孝敬，也是情愿的。』

凤姐听完笑道：『你法名静虚，可是一点不静不虚呀！静虚，你想帮张大财主的忙？这事儿倒不大，可惜太太不肯管这些事。』静虚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张了。』





凤姐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静虚心里凉了，叹道：『只是张家已经知道求了府里，如今不管，张家不说府上没工夫，不图他的谢礼，倒象贾府里连这点手段也没有似的。』

凤姐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缺德伤阴骘的。不论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张家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静虚听说，喜欢不尽，忙说：『有，有，这个不难！』





凤姐又说：『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纤的图银子。这三千两，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们作盘缠，让他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就是三万两我此刻还拿得出来。』静虚连忙答应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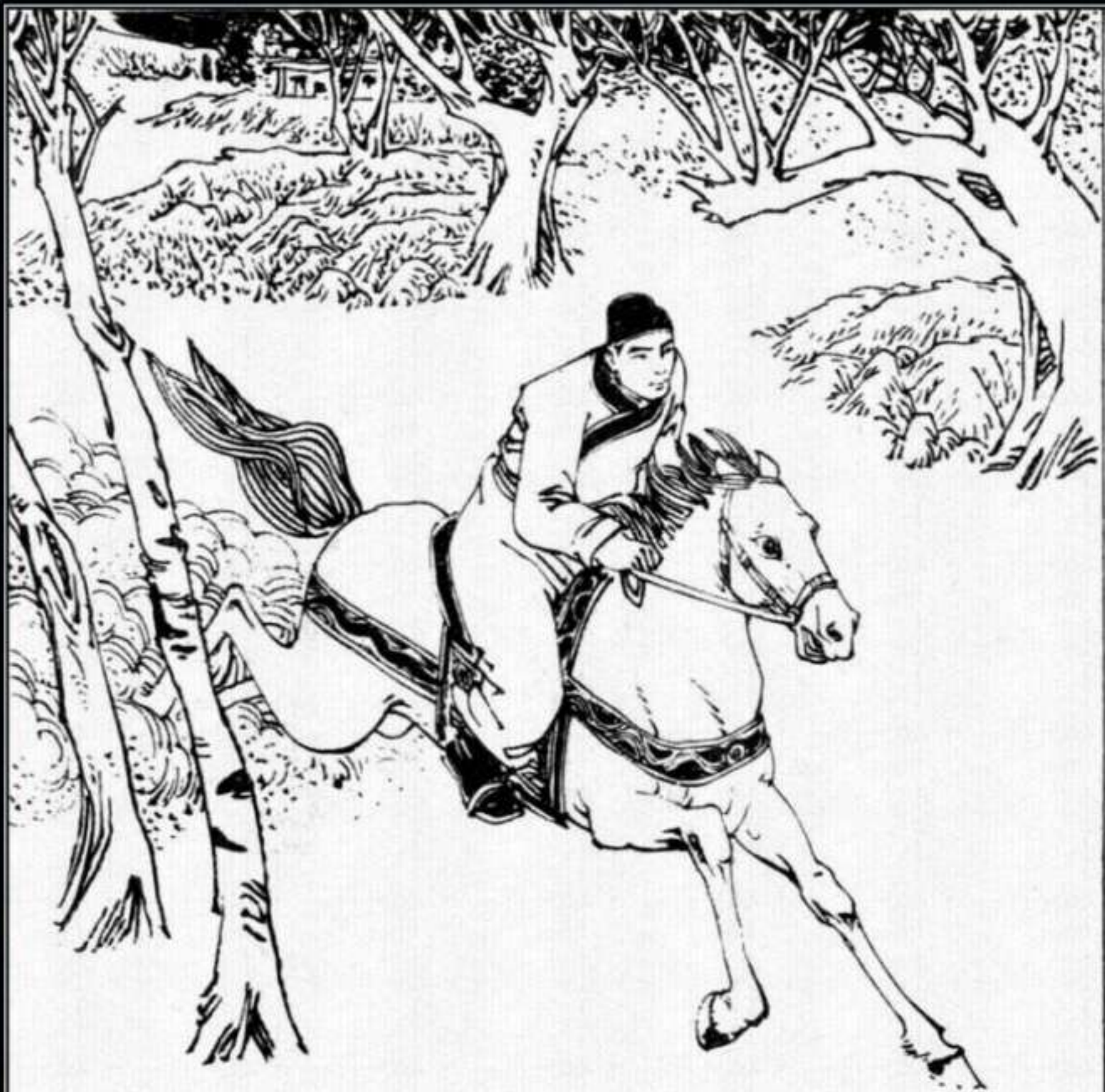
凤姐道：『你瞧我忙的，哪一处少的了我？既应了你，自然给你了结啊。』静虚道：『这点事要在别人，自然忙的不知怎么样，要在奶奶，再添上些也不够一办的。』一路奉承，说得凤姐越发来了兴头。





次日一早，凤姐把来旺叫到身边，悄悄将昨夜静虚的事说了。二人商量了一会，来旺便急忙进城。

来旺找到府里主管文书的相公，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





到了长安，便来见节度使云光。那云光
久承贾府的情，看信上贾琏要他办这样一件
小事，哪有不允之理。

不一会，节度使把守备请来，劝他识趣，一定要接受张家退回的聘礼。老守备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忍声，答应照办。





云光即刻写了回书，回复贾琏，说此事已经办妥，担保今后不生枝节。来旺接了回书，又星夜赶回京去。

来旺回到荣府，这时凤姐已从铁槛寺事毕回家。见了凤姐，回明经过，呈上云光的回书。凤姐命他再到馒头庵去走一趟。





静虚得信，来到后面静室，告诉了来京走门路的张员外。他马上捧出三千两银子，还请静虚多多拜谢凤姐帮他出了这口气，使女儿金哥得以改攀有财有势的新亲。

张员外兴冲冲赶回长安县，次日就带了当初收下的聘金彩礼，到守备家里来退亲。守备已经答应过节度使，无可奈何地收受了。





谁知贪财爱势的父母，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那金哥是在善才庵见过李少爷的，只觉得他油腔滑调，举止轻浮，好生厌恶。如今听得父母退了前夫，另许李门，她便寻了自尽。

那守备公子深慕金哥的才貌，虽未迎娶，早就一往情深。他闻知金哥自缢，知道退婚的事全是张员外的主意。金哥这等烈性，实在可敬，毅然走出家门，投河而死。





正当这一对青年男女双双自尽的时候，王熙凤正把这三千两银子交给来旺媳妇，拿去放利生息了。王夫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知。自此凤姐胆量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定价: 0.18 元